

廣弘明集卷第七
與七

門里下胡也旦反子竣下七假糅下尼幼裨助也
疵懸反上疾也斯會誓上音雞會越地反
惠葫大也蟻蟻樓上音蟲豸下直人蟲直名也
思絕也詆訶伯勞是也柏人擊上無足反忤也
憂律反庸狠鄙鳥每誘音底厚也音觸忤也
歿胎作上陌曰有觸音足也宏壯淑慎音卑
也或疚誤痕音點恤也

梁荀濟
周衛元嵩
宋劉慧琳
齊章仇子陀

范鎮看文篇
涼高道讓
隋盧思道
唐傅弈

齊顧歡
齊李公緒
魏邢子才

十五荀濟
潁川人後居江左博涉衆書志調
矯俗初與梁武帝布衣相知及帝登位仕不
及之濟負氣曰會盾臯上磨墨作檄耳帝深

不平之梁州刺史陰子春左遷濟作大詩贈之文傳時俗或稱于帝者帝曰箇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濟以不得志常懷悒怏二十餘載見帝信重釋門寺像崇盛便干時上書論佛教貪淫奢侈妖妄又譏造同泰寺營費太甚必為災患其表略以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黃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闡豎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湖仍其荐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殺亂三百年矣濟所控詞述於僻者至於貞槩絕俗固莫

不能排除佛法直是恨帝不拔於微流無榮官於朝廷也所以鄙詞罵僧深文毀佛其實寄意罵於上帝也後之醜詞並擬斯矣濟表云贊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麵牲欺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駁信邪胡詔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濟吐斯言故動怒也梁祖享祀於晦朔四時交易於溫清流涕動於臣下興言賦於孝思故景陽臺至敬殿咸陳文祖獻后之奠何得言未嘗親享故反前事肆情罵之竹脯麵牲用替犧粟蘋與七竭誠於終事哉

又曰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案釋氏源流本蘇狗祭豈唯有梁之時屈尊就卑乃万代之希有遺若脫屣豈百王之虛構哉自非行摠儒士非開釋化禮崩樂壞未覩浮圖戰國無主何關僧僧行綱紀之亂何能亂之夫婦父子何人不是但委言耳不足述之然濟極言用僧深訾佛百統知上書必不會旨亦知

時竄檣杌於三峗左傳允音捐姓之姦居于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峗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追逐遂往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敎迹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号之爲佛佛者戾也或名爲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中華之盛胄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案允姓之居燉煌西戎也懸度賢豆等南梵也西戎即叙禹貢所傳懸度已下苟濟加謗不讀一史奚以定之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乘索而度也賢豆天竺仁風所行四時和於玉燭土絕流霜七衆照於金鏡神機猛利人傳天語字出天文終古至今無相慕棄斯是地心号中國也人行忠孝何謂無之濟之所言同田龍罪三皇非五帝者詎可聞哉又按釋迦出戎割脇而誕摩耶遂殂事符梟

猿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逆節亦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凡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不足承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波淫愚衆多崇信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不存既歿踰何能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不取者二也尋經剖腋而誕義出前經以壞天師功德大故非諸人供可以奉之又知母人命將欲終故生七日已上報天中然則脇誕背剖此亦有之不同梟猿如何濫委弓投石事出權行叛君逆節一何誣謗自餓以化外道變俗以靜貪門而云諸道佛道最貪全成毀訾誅國而不護國示業難云群興廣之理路蕪沒濟巧於全會補貼成文斯曰有才不妨無狀濟又云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徵君陵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觀濟此指專擬帝躬深知僧尼絕慾用則超生斯義可從固所不

逆然不偶斷育斥帝行之無容顯論寄僧罵上也又云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巨戾二不經也濟之不經斯事顯也胡法不姪胡從何有泥木布施舉事見譏然佛之非胡乃爲天種胡乃戎類本異梵鄉猶言神州号爲漢地

今檢漢者止可方于梁漢雖曰初封帝都在於京洛自餘吳楚未曰中華陸渾觀戎又戎變夏矣唯佛一法教絕色心胡梵二種生生常習濟云姦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黨行姦殺子僧尼悉然害螻蟻而起浮圖費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故縱姦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無益而天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謗之大怪通人達士豈其言哉猥曲醜事豈照此矣然大盜取國天下之罪人行姦殺子自是佛法之賊濁現則攢於四國來報則沉於三途而謂僧尼悉然加誣之大甚也又云大覺

典七

四

無慈又云於生無益斯並以愚量智以聖齊凡抗大覺之成化失淳人之弘善可謂螗螂有拒輪之勇井蛙滯坎井之心哉

濟云胡法慳貪唯財是與直是行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寶四不經也且財食厚生貪夫之所沒積而能散廉士之恒情六度檀捨爲初唯佛宗而立位三寶佛爲教主及正覺之流慈無佛法安知六度之功絕慈風豈識三寶爲正化濟以不得其志沒齒陷之但增貪競以各人未顯獸身以法滯俗中恒亡尚不虛言濟寔鄙夫輕馳才筆獨不聞顧雍拜萬戶封宋人不知葛亮受三都賞庫無尺絹謝安平百萬賊懼然改容能仁捨四有帝遺如涕唾斯寶錄也況復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唯財唯食誠八微之毒蛇衣鉢自隨若鳥之遊空府去留無滯類鬼之泛長川此等之徒名沙門也故經云僧無犯戒不清淨者若反於此不名爲僧豈得以賊臣

虛主等稷礪與唐虞梯莠荆棘比嘉苗及美木夫立言設諫清濁兩分全調以昏兒都奄
諸髦彥理不可也于時有梁之爲政也仁育
爲初帝則絕慾蔬食僧則詞林義窟冒行蠅
點足可投俾豺虎矣通人爲論理則統之去
瑕掩過士之恒務故魯之儒行唯孔一人濫

典七五

吹竊服時唯傾國僧之真僞權實難分唯佛
得知餘存視聽故濟不達無足煩論恨其早
被火灰面陳豈不知返

濟云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
衣頭陀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衆無心蘭若
從教不耕者衆天下有飢乏之憂違教設法
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然
濟知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張
施豈委三寶基業但佛德宏大天供尚自下
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涌教有開合隨根
制宜不可苟以糧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經云
若我弟子如法修行如來白毫相中無量功

德百千萬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無盡故
知爲道出家爲道興供爲道而受爲道弘福
道本虛通非俗籌議故受四事還宗佛德經
云如法受施千金納之必乖佛化杯水不許
何得妄言惟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入闇
無見反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心外
無境見境是心故使供施隨心積散非外經
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言也引證可知
濟云涅槃發問出尊滅後經教若爲得與波
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
辨真僞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
尋濟此言全非有識入明滅度魔佛難分豈
述佛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考定魔佛
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述又云中華避役姦
侶焉不迷惑者斯是讜言誠非所解非避役
者堪能辨之余何不論撻善揚惡專爲務也
涅槃經云避役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還
俗爲王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錄以上之

濟又云涅槃闍王害父者婆訛狀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唯事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謂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心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退悔懃謝獲無根信濟不達此以事徵理斥天子注經議臣

典七

大

下逆亂謂佛說無父無父須除執迹毀教不足怪其愚闇也餘有瓊碎似像之事比擬繁論固同此例又引張融范鎮三破之論前集備詳有抗融鎮之詞見於後述乃云融鎮立論無能破之是虛言也

濟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旦

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臣万衆稱爲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胤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掩耳畢寄詛帝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又曰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貧淫竊盜華典

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明堂宗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懲帝王之詔勅也四曰交納泉希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云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謗此呂

典七

七

尚之六韜秘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鐘於高臺期闢庭之箭漏挂矯蓋於長刹放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喫象食舉之登歌嘆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餽施則等束帛之等

差設威儀則効旌旛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云陛下方更傾儲供寺方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禮寵既隆矣悔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

觀濟所列十條同歸一偽牽引構合增動帝心素達帝之機神深銜帝之不齒無可以通蓄憤假謗以暢面譏言雖若臣意寔輕侮何者上列僧僧行無惡不揚言帝重之明帝無識斯則獨夫閭主不言自形飾詞覆詐迹昌露形矣故曰知人唯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惟一梁祖深知濟情無堪莅政故曰有才而好反豈徒言哉然後所上之事皆則濟之

才辯相去懸矣故呈拙矣

濟云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

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弥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充足能際禍屏絕干戈今乃重闢以備不虞擊拏以爭空地殺螻蟻

而營功德旣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誦祭又虧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爲陛下不取五也

詳濟以事微理今則以理通事夫因果報應事同影響若不信因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隨物理顯然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舊規造寺興供人倫之厚敬勞民損蟻何帝無之是以福不自資四俗不辭勞役罪不及他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爲妖書以潔齋爲誚祭斯並幽明之所切齒賢聖之所哀矜然濟不知岳瀆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拜首而請玄章故能峙立宇宙之中獲四無畏

八
典七

獨居空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所知或知而故謗以動帝情也

濟曰秦政受誑於三山漢微見欺於五利信順妖說一至於此不察情僞豈懲前失又引五事明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僞姦詐爲心墮胎殺子昏淫亂道

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
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坐夏不殺

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妾仁於蠅
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蟲也夫易者君臣
夫婦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
子不子綱紀紊亂矣濟引宋齊信佛而早云

斯欺帝也何獨毀佛亦毀神祇夫運業廢興
天之常數禪讓放誅有國變通前王自享於
万年後帝無宜而取位此乃交謝之恒理生
滅之大期何得執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
革運都不可也齊宋諸帝所以重佛教僧者
知帝位之有由故銳恩而酬厚德也又知帝

位之無保故行因而仰長果也昔因既短不

可延以萬年故有梁之受禪也今因未就不
可即因而成果故受報於未來也是則業運
相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若輕無
報應則郊廟諸神昊天圓丘地祇方澤山川
望秩一切須除豈獨佛僧濫受誣罔乃云墮

典七

胎殺子今存好仇余亦好仇何爲干政自不
見也

書奏梁武大怒集朝士將加顯戮濟密逃於
魏欲匡靜帝事露爲齊文襄燒殺之年八十
餘矣濟所行非理妾逞才術干政冒榮圓智
自滅古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布衣之人

而謀廟堂之事濫矣佛行仁化無損王臣守
戒潔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學八正以
道出家六度四弘用開士俗其中通局適化
隨緣悟達爲宗餘非佛意而濟不談正行之
士專述亂業之夫以偽排真以邪陵正以寡
代衆以僻亂全禍不謀身密陳無上之典餘
殃不盡終被焚身之酬深可悲矣

十六章仇子陁者魏郡人齊武平中爲儒林
學士于時崇重佛法造制窮極凡厥良沃悉
爲僧有傾竭府藏充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陁
微官固非所幸乃上疏陳曰帝王上事昊天
下字黎庶君臣夫婦綱紀有本自魏晉已來

胡妖亂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姦蕩奢侈
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輕欺士俗妃主晝入僧
房子弟夜宿尼室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
鑊輒沐浴輿襯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
震怒欲殺之高那肱曰此漢覓名欲得死陛下若研伊頭落漢術內可長禁令自死徒之
經二年周武平齊出之隋初猶存不測其終
今讀子陁表奏惟述僧之妖淫蓄積財事更
無別致吐言繁重隨事廣張無識者謂上事
極多通贍者止唯二轍謂財色也大同苟濟
之言才理雲泥不及于時魏齊兩代名僧若
林舉十統以綰之立昭玄以司之清衆暉如
不可陷溺子陀家素貧煎投疵莫從形骸所
資唯衣與食因此終寢長弊飢寒嫉僧厚施
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謂澹漠博
士詞費而無鎔檢傳弈又加粉墨言轉浮碎
爲下愚者所笑何況上達者哉

十七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于蜀

典士

十

梁末爲僧佯狂浪宕周氏平蜀因介入關天
和二年上書略云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
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
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爲本安樂舍生終
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損傷有識蔭益無情
今大周啓運遠慕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
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
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
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國安道
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竟像法而起九級連
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堵接地然齊梁非無
功於寺舍而祚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
治得久而大周啓運繼曆齊圖摠六合在一
心齊日月而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
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成五帝
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
遺齊梁之末法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
萬姓不勸立曲見仰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

延寺者無選道俗因擇親疎以城隍爲寺塔
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爲聖
衆推令德作三綱遵者老爲上座選仁智充
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
貪以斷偷劫是則六合無怨讐之聲八荒有
歌周之詠飛沉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

典七

土

云嵩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
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含生安樂
斯得理也事則不尅夫妻乃和未能絕慾城
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即色爲空非正
智莫曉即凡爲聖豈凡下能通故須兩諦雙
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可期嵩云不勸
立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畜故也若作則乖
諸佛大慈昔育王造塔一日而役万神今造
浮圖累年而損財命況復和土作泥壇瓦成
日爲草虫而作火劫助螻蟻而起天灾仰度
仁慈未應垂許斯誠戒也故比丘造房先除
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爲重物起慈即爲仁

答理極正矣事罕行之又云請有德貧人免
丁輸課無行富僧輸課免丁輸課免丁則諸
僧必望停課爭斷慳貪貧人免丁衆人必望
免丁競修忠孝此則興佛法而安國家貴非
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條總事意
勸行平等非滅佛法

勸不平等是滅佛法

勸行大乘

勸念貧窮

勸捨慳貪

勸人發露

勸益國民

勸療爲民

勸人和合

勸恩愛會

勸立市利

勸行敬養

勸寺無軍人

勸立無貪三藏

勸少立三藏

勸僧訓僧

勸敬大乘戒

上列事條反別滅法順則興道并陳表狀及
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嵩以理通我不事
二家唯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而周帝親
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
餘紙大略以慈救爲先禪僧奢泰不崇法度

無言毀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臨冥報記云云

十八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楊都治城寺有才學爲宋廬陵王所知著均聖論一云黑論其論難窮通後法義篇備之矣大較云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殊塗同歸

典七

十三

不得守其發足之轍也

十九范鎮南郡人少孤貧學於師國劉歎而卓越不羣在門下積年芒屨布衣徒步而危言高論盛稱無佛有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休文難之故不繁載

二十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毀歡

書黃門郎以爲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冥滅使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爲後身張阿得邪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二十二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聞其

典七

十三

著夷夏論以統之略云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爲夷言道既在華故爲華語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分迷者分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号千稱終不能盡然其文中抑佛而揚道斯門人也不足

評之又張融門律意亦同歡前集已詳後更略引亦備法義篇且佛則金姿丈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則臣王者佛化無國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閻浮道則冢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倫乎

二十一魏邢子才河間人仕魏著作郎遷中書黃門郎以爲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冥滅使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爲後身張阿得邪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誠則蘋藻侔於百品明德匪馨則烹牛下於
杓祭而況驚山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

乎乃有浮遊都鄙避苦逃劇原其誠心百裁
一焉既朱紫一亂城社狐鼠穢大法之精華
損農蚕之要務執契者不以爲患當衡者不
以爲言有國者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爲護法
之純臣矣奕又何爲裁之可謂高識之人而
載于高識之傳者可也

二十三齊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陽見
有喪之家憂齊供福利便曰佛教者脫略父
母遺棄帝王捐六親捨禮義赭衣髡剔自比
刑餘妾說眩惑唯利是親陰陽名墨雖紕繆
奇察而四時節用有取至如茲術則傷化託
幽滋爲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衆我寡悲哉
吾之死也福事一切罷之棄華即戎有識不
許弟槩字季節屬文讀佛經脚指夾之斯北
邊士俗自保專執之大魁者惜哉生爲徒生
無上善以資神死爲徒死有下惡以沉報冥

冥隨業反本何期來際莫知現在焉識與夫
群畜愚叟奚以異哉

二十四隋盧思道范陽人仕齊黃門郎周武
平齊詣京師作西征記略云姚興好佛法羅
什譯經論佛圖遍海內士女爲僧尼者十六
七糜費公私歲以巨万帝獨運遠略罷之強

國富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論略云周
祖始位大冢宰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
作宰親受顧命周祖高居深視一朝折首凡
厥黨與咸見夷戮乃棄奢淫布公道屏重內
躬大布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以爲釋化立教
本貴清靜近廿已來糜費財力遂下詔削除

典七

古

之亦前王之所未得也思道爲論糺其糜費
罷之則謂強國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識未
遠大之弘略也夫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
減惑也彼費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
徒爲保愛此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多藏
厚云積而能散石崇以財色而受誅般辛亦

同之而早戮自古咸亦溢於見聞而不能止者乃貪惑使之然也昔漢武壽陵秦皇然隴財寶充牋畢被侵開何若捨貪積而興上福以崇敬仰之至割形骸而從道化以襲全正之極者可也不然藏積空勞自他形神校計晨夕無暇身死名滅卒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略舉近代齊代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衆雜聚不能節之以道縱其清亂斬斛律明月虛聽讖詞周軍聞便解甲齊后斯暗主也權守國資不能周給宇文既破幣藏充盈不解身用銜紺而詣軍門財寶並爲周有周祖旣廢二教自以爲万代之上策也西平東討無往不克以爲滅法之妙略也固天宥之統牧齊餘泉貨鳩拾素是貧國縗縕全希一旦獲之填膺滿目連手運帛接軫長途斯爲大盜之滅國乃以爲興師之盛業也生滅得失曾不籌之惟疑目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旣破他他亦破我自古恒亦無得不思周祖謂

典七

十五

以方代常存與天地而齊壽也窮討嚴尤務存藏積守儉保素剋已勵俗亦万代之一人也當年崩背而其子用之大張文物高陳聲勢即開佛法以從百姓之歡心又顯勝相用呈大國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國前後鹵簿隊仗倍常各二十四自古皇王莫之比據立元宣政禪位小兒時在襁褓正位斯及自号天元皇帝也春秋方富未許娶身不盈一載又從萬古兒小不立后父控衡曆移運徙隋高受禪位及國財並爲隋有斯可師也而不師之隋雖重法廣陳寺塔至於財事無足稱言故使蓄積穀帛遍於國中倉庫殷實不能散施故福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天下沸騰郊壘風驚畿甸霧結初登位也歌帝德而曰万年後陵遲也咸面罵而揚諸谷倉粟資於羣盜糜爛者無窮形骸執於賊臣百辟困於黔首舉斯以統無得守株佛之誠言信而可驗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臨無

不高稱万歲歲之有万斯即有期況減於万何代不有既前王不守於万固知後帝義不逾之各取万歲今何所在五運相襲可不鏡諸是以明后英賢知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識鑒三堅之可修已用之財則如影之相逐未用之物不可賜及怨親所以於國於家遺之

如脫屣若財若命棄之若遊塵莊嚴性識使早備法身成就善權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有知何所論故經云劫燒終訖乾坤洞然須弥巨海都爲灰揚天龍人鬼於中凋喪二儀尚殞國有何常如斯法句可以尋真目外凡鄙固非其務

第二十五唐傅奕北地泥陽人其本西涼隨魏人伐齊平入周士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與中山李播請爲道士十七年事漢王及涼反遷于岐州皇運初授太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一條高祖聞之竟不行下奕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師

舉

十六

諸僧作破邪論以抗之如後所列奕表云一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民則兵強農勸易曰男女構精万物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婉變之尼失禮不婚夭胎殺子減損戶口不亦傷乎今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請依前條尋老子至聖尚謁帝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況道人無取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編於朝典者奕奏如此未足理論出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構精佛則絕慾固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日夕共會順易陰陽不順則與佛何殊若順固其恒俗何爲學僧守靜絕慾無爲以事討論纏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未尋且李耳子孫遍於天下張陵餘胤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轉異若異其先斯爲絕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況復黃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相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

教不尅慾是過原先必戒之方祛俗滯此則
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

又云請同孔老門人拜謁王臣者不知奕出
此語何以自陳毀僧傲親抗君非爲忠孝固
知道士常拜君親如何目見道士從僧抗禮
不能自化其類何用彈人實而言之道士由

典七七

來拜謁竊形濫吹冒入出俗之儔致有黃巾
乃張角之風也法儀抗禮是繙徒之範也至
如李老之服本襲朝章冠纓同蘭臺太史揖
讓等大天之儀也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位
仰則沙門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寬政置不繩
之以法徵劾於何逃責但奕上事碎亂不經
或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云或三萬戶州且
存一寺不足
校也

一奕云大唐丁壯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心
可不備預之哉請一配之則年產十萬此亦
劉生之古計也無用陳之如前已顯斯則女
子帶甲鰥夫執戈餌敵負國一何可笑

入大唐寺籍佛道二衆不滿七萬如何面欺
上帝二十萬衆乎斯即自刑無勞他處
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
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萬四千此國効之
又增其倍凡百士庶暗愁往罪虛規來福浪
說天堂地獄詛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闍漢武
甘泉古迹宮觀不過十數史官書之号曰無
道曾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引張融三破之言
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化也依樹爲家形
骸有累權開小室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請增
福田非僧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
焉品類區分昇沉之義天別不知道經往往
亦述地獄須覈天堂有幾地獄何所云云故
道步虛云天人同其願飄颻入紫微七祖生
天堂我身白日昇如是乃非一述天堂也不
許僧云是誰過乎
三明請減寺塔則民安國治者由妖胡虛說
造寺之福庸人信之爭營寺塔小寺百僧大

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強成一旅總計諸寺
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大患請三萬戶州
且留一寺又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自餘凶
黨至今猶在請必除蕩用消胡氣浹旬之間
宇宙廓清奕奏如此妄迷兵多于時二衆不
滿七萬半為尼女豈等大國之六軍乎又云

典七

十八

反僧凶黨猶在者僧之從逆為俗所拘一身
獨立如何動衆虛引飾詐亂俗罔君天地不容
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何代不無
濁澁當官何時不有堯放四凶非由事佛舜
既絕嗣豈是僧風不可以一臣逆節舉朝同
誅一僧為過全宗族滅奕奏狀曰望即依行

明明作碑固絕其議

四明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飢蚕無棲死
者臣聞佛戒僧尼糞掃衣五綬鉢望中一食
獨坐山中清居禪誦此佛之章法也若殺蚕
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故生違犯是
語濟餘則鄙罵惡類所下之言不足聞也

五明斷僧尼居積利百姓豐滿將士皆富者
六明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
短者

七明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胡必不行者
八明統論佛教虛多實少者

九明隱農安近市蜃處中國富民饒者

十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

十一明直言忠諫古來出口禍及其身者此
之十一條通釋甚衆為存詞費約同諸異解
奏之高祖覽之大悅詔廢諸州寺塔至九年
六月四日後上謂曰你大直奏事怕殺人今
日後勿懼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不合

典七

十九

擊鍾又言佛法妖僞勑示蕭瑀瑀曰傳奕非
聖人者無法奕駁曰瑀先祖已來不事宗廟
專崇胡鬼非孝者無親因集佛教入中華已
來士人識見高遠有駁議其妖惑者為高識
傳云奕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寺者斯
罔君也豈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廢省諸州寺

塔乎竟無此詔如何信之一條假詐万途可
悉奕身死後出傳貨之言雖矯詔無命可死
又云上書不許擊鍾斯妄作也經云擊鼓戒
兵鳴棹集衆又云撞擊佛鍾斯非教耶又述
肅瑀不事宗廟專事胡佛斯面歎於宰伯也
梁典云高祖七廟每祭畢涕泗滂沱是何言
也今京師東西兩第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

佛死受何報答曰傅奕已配越州作泥人矣
長命旦入殿庭見薛賾說所夢賾又說之二
夢符合臨在其側同嗟嘆之賾即送錢付奕
并說所夢後數日而奕卒案泥人者謂泥犁
中人也泥犁即地獄之別名矣八大地獄在
於地下餘諸雜獄散在山中海內而受苦也
深可痛哉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典七

也今京師東西兩第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
仍即日義不濫聽私爲此傳又可笑也止可
誼緣邊小議未足以示中華情哉渾識一從
汙染頓尔沉滯反本何期上所列人亦如前
評與之太半隨類詳焉

貞觀十四年常誹毀佛僧以其年秋暴病卒初奕與道士傅仁鈞醉蹠善後傅醉俱受官傳鈞先云蹠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人蹠問誰耶曰即傅奕也是夜少傅馮長命又夢在一處多見先云長命問佛經罪福之事有實平曰皆定實也又問如傅奕生平不惟

依精也 | 音脣反恩耕殷下
反下 | 碾落懲墾祖音
渠 | 也二誠音懇下也薛
附庸 | 六也登梯音宏大酉二
大下於許術下帝大酉二
國音見兩有上助上萌上並字
曰容反反 | 刀反側反恵草音
小讚 | 反寓諫名唏
國唄 | 兵言言髮彦
附聲下 | 卯遇上善上
侮歌音簿 | 音言丁反上
慢音讚敗車二 | 僕也朗英音
也武也梵駕字擬 | 反毛
劇旌 | 次音念上范俊下
瓦奇旗 | 第魯反子縝芳魚
增迹音上日部轢之下也箭

穠 第向纖上也繩也雜方碑
錦下二反縷居 紮 誠 未反
反呂帝隋兩爲禁詞下
糜爛碑上水下小音況音帑 繼 禁俱有
反密反呂兒保反於衣綿請聲上益
百辟 翳甸 袂 朝 满夾一
官必 一渠 補 金帛反下
也亦 一王依反者隨隋音魯部 帚
黔首 內下代隨音同二
兼上也地音毅帝余上 衝紐清亂
反巨倉上也戶反

廣弘明集卷第七

典七

廣弘明集卷第八

唐終南山釋氏

辨惑篇第二之四

擊像焚經坑僧詔

魏太武

滅佛法集道俗議事

周武

二教論

釋道安

擊像焚經坑僧詔

元魏世祖太武帝

帝諱燾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時年八歲

尚在幼冲資政所由唯恃台輔時司徒崔浩尤不信佛帝訪國事每以爲懷言佛法虛誕爲俗費害黃老仙道可以存心浩旣雅信仙道授帝老經隨言信用曾無思擇即立道壇四追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之常求瑕釁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時浩從焉旣至長安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騎牧馬帝入觀馬從官入其僧室見有弓矢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察誅一寺閱其財產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万計詔乃焚破佛像勑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太平真君五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富盛於武功崔浩邪謀相接交扇方士仙觀日有登臨釋門清衆將事殲殄又下詔曰愚民無識信僞惑妖私養師巫挾藏識記沙門之徒假西域虛誕坐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